

地下室手記

Dmitri Mendeleev

陀思退夫斯著
王維鑄譯
文化生活出版社



集選基斯夫退思陀

記手室下地

譯鏘維王

行印衣書志文

1948

集選基斯夫退思陀
記手室下地
 (本譯全)

印翻准不★權作著有

定價國幣九元正

著者 俄·陀思退夫斯基

譯者 王維鏞

發行人 陸夢生

發行所

文光書局

總店：上海河南路三二二八號
 分店：重慶中山一路二一八號

分發行所

聯營書店
 漢口、重慶、成都

利羣書報聯合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初版(滬)

總 4132-43

譯叢 16 (224P.) 1000

原序

這些「手記」底作者和「手記」本身都是想像的東西，是不必說的。但是，從我們一般的國民都在其中養成的環境看來，像所說的作者這樣的人不僅可以存在，而却必定存在。所以我企圖，以比平常更顯著的形式，把一個現代的獨特的人物——一個還沒有過去的時代底代表的典型——提出在大眾眼前。在「手記」上部「地下室」裏，這人介紹他自己和他對於生活的觀點，並且意思是解釋造成他底個性——一種由於我們全體俄國人所共受的環境而養成的個性——的原因；而在下部他便描述一些想像他一生裏真地發生了的事故。

費阿多·陀思退夫斯基

一八四六

我病了；我滿腹怒氣和厭煩。我 imagine 是我底肝臟有了毛病，因為我頭痛得不能思想。然而我到底是什麼病我不知道。藥劑，我不能，我從來不能服，雖然我很尊重藥劑和醫生。並且，我是極其迷信的；或許，這便是我所以對醫業懷着這般的敬重的緣故。我是很有教育的，所以對於這類的想像概不介意，雖然我滿是這類的想像。

此外，我並不真地願望把我底壞氣質治好。我想你們不能了解這話罷？不，我想不；但是我却能了解，雖然正確地告訴你們我所惱怒的是什麼人會使我為難的。我祇知道我不願意告訴醫生說我不能接受他們底治療而使他們不快。並且，我知道——比其他任何人都知道得更清楚——我自己就是我底最壞的仇敵，並且是我自己底仇敵比我是其他任何人底仇敵更壞的多。然而，如果我不給醫治，

我和我底壞情緒便越壞。如果我底肝臟有毛病，那末我底肝臟便越壞。

我像這樣地生活着已是一個很長的期間了——足足二十年了。我是四十歲，并且，在少壯的時候，曾經作了文官。但是我現在已不再是一個文官了。而且，那時候我是一個壞的文官。我常常觸怒人們，而以為快。然而我一次都不曾接受賄賂，雖然我要那樣地營私自肥是十分容易的事。在你們看來這也許是一句無聊的嘲諷，然而我不刪去它。我已經在當寫作的時候寧是帶着聰明的態度這信念之下把它寫下了，我不——不，就是現在，當我知道我祇是在扮演一個丑腳的時候也不——把這警句改變一點兒。

每當人們到我底辦公桌前來探問消息，或者作什麼的時候，我慣常對他們切齒，并且當我觸犯了他們底尊嚴的時候，我一定覺得高興。我很少達不到目的。人，大半都是懦怯的東西——我們大家都知道這種人都是找便宜者。這樣的呆子之中有一個特別——一個軍官，我不能忍受他，因為他完全不服從我，并且常常動他底刀發出一種最討厭的齜齜聲。我們就為那刀而交戰了一年半的時間；但

是勝利的是我，是我使他停止他底寶貴的武器作噹噹之聲了。這一切都是我少壯時代的事。

你們願意知道對於我底壞脾氣的刺戟往往在那裏嗎？那往往就在（其中也往往有着特別的觸犯），即使在我最發怒的時候，我也不得不含羞承認不懂我完全不具壞脾氣，而我也從不曾受到任何真正使我發怒的原因——我祇不過叫喊着忍嚇麻雀，藉以自娛而已。這件事實上，雖然我也許是大怒，可是祇要人給我一個玩偶玩一下，或者一杯甜茶一喝，我便沉靜了。是，我往往一時平靜起來——縱然，後來，我對自己切齒，並且害幾個月的失眠症。我底癖氣總是這樣。

好久以來我就誹謗我自己底個性，稱我自己為一個易怒的人。使得我對我已說那謊話的便是純粹的痛恨。其實，可以說，我祇不過是玩弄我辦公處的過訪者，玩弄那軍官，然而我要發怒是始終不可能的。我每天不斷地在我內心裏發見一些可以想得到的大相反的法則底要素，能夠感到它們在我心裏麤集，並且知道它們會繼續這末麤集下去，直至我底生命底末日。然而，每當它們力求表現到外

面，我却從來不許可它們。我總是故意阻止着不許它們那樣，即使它們可恥地以它們底到場來苦惱我，並且有時候使我厭煩得發瘋——呵，真是多末厭煩呵！……先生們，這一切不是使得你們以為我是在表白一種懊悔嗎——我是在請求，可以說，你們底原諒嗎？我確信你們是這末想罷？是了，我祇能說，我一點都不在乎你們底意見。

不，我不是真正地氣質壞。事實上我什麼都不是——不論仁慈或者殘忍，一個惡徒或者一個聖者，一個英雄或者一個微賤的人，我祇是蜷縮在我自己底這個洞穴裏，並且以一個才子畢竟不能變成任何東西這令人激怒的無用的凝思苦惱自己；因為祇有呆子才那樣。是（我對我自己說），一個十九世紀的人首先必定是一個無彩色的人，因為一個有特性的人，一個實行家，是一個本來受限制的人。這便是四十年來使我不得不信的。四十年是我底生命底短時間，可是四十年便是一生——那是最老的年紀了。活得再長似乎不合禮，下賤，不道德。誰要活得比那更長呢？回答我——誠實地，並且從心裏地。是，我要告訴你們誰要活得更

長。祇有呆子和無賴。我向世界上所有的老人說這話——向被尊敬的老人，向白髮的老人，向有名望的老人說這話。是，我向全世界說這話。我有權利說這話，因為你自己要活到六十歲，或者七十歲，甚至八十歲！……………等一下。讓我喘喘氣……………。

恐怕你們以為我是試圖開你們底玩笑罷？如果是這樣的話，你們錯了。我并不是像你們所想像，或者像你們或許想像，那樣一個好嬉戲的人。同時，如果，你們因為我底戲弄而激怒（我猜疑你們是非常激動了），問我到底是什麼一種人的話，我一定回答說我是一個大學畢業生，爲了生活（也祇是爲了這個目的），給國家服務了一個時期，但是去年，一個遠親死了，遺留給我六千盧布，便辭了職，置身于你們所看見的這個洞穴裏。我以前一向就住在這裏，但是從那以後我永久卜居在這裏了。那是城外的一個中等的破舊的房間，同時我用了一個鄉下女人作女僕，她因爲聾而性情執拗，并且她底身體臭氣薰天。他們告訴我說聖彼得堡底氣候于我有害，并且，由我底不足道的資產看來，在京城住下去簡直是奢

侈。是，我完全知道。是，我比世界上一切最聰明的，最有經驗的顧問和昂然自得的傢伙知道得更清楚。然而我依然住在聖彼得堡，我不打算離開。不，我要在我所在的地方住下去……呵！彷彿我住在這裏或者離去還有什麼關係似的！

順便說一下，所有可尊敬的人們最欣然地談論的是什麼呢？回答是——談論他們自己。所以我也要談談我自己。

二

我要告訴你們，先生們（你們注意聽或者都沒有關係），爲什麼我連一個微賤的人都不能成。我鄭重地向你們斷言，我時常要成爲一個微賤的人，但是從不能達到我底願望。我對你們發誓，先生們，過度敏感是一種實在的病——一種真正的，一種劇烈的病。人類日常需要的祇有普通人類的敏感就夠了，我們十九世紀底普通的有教育的人大約有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的敏感應該足夠了，如果

他額外地不幸而居住在聖彼得堡（我們底地球上——依照他們底心理學，這裏的城市也許是複雜的，也許是不複雜的——最空虛的，最心意不正的城市）的話。無論如何像（例如罷）大多數所謂自立的人和實行家所有的這樣的敏感應該足夠了。現在我敢打賭，你們以為我在暗地吐舌地寫着這話，並且專是開實行家們底玩笑；你們以為使我像那軍官似地把我底刀弄出嘎嘎之聲的完全是壞嗜好嗎？然而，說實話，先生們，誰會自誇他底弱點呢，正在他要用它們來作向別人開玩笑的手段的時候？

然而為什麼我不應該這樣呢？所有的人們都是這樣呵。所有的人們都以他們底弱點為光榮，而我，也許比我同等的人更厲害。讓我們不爭論罷。也許我使用了一個拙笨的表白法了。然而我確信不僅敏感過度是一種病，任何種的敏感也都是一種病。這一點我一點都不懷疑。無論如何，暫時讓我們把這問題擺下罷。請告訴我這一點：往往，可以說特意地，並且就在那當兒——是，就在那當兒——就在我似乎很能夠賞識「偉大與美」（用一度在我國流行的名詞）底較美的

色譎的時候，我不僅總是不能承認這些行爲——是，一句話，一切的人都犯，但是我却往往正在我極尖銳地感覺我不該作的當兒才犯的行爲——是不適當的，而我也必定犯這些行爲，這是怎回事呢？我越是知道什麼是好和什麼構成「偉大與美」，我便越深地陷入于泥濘中，而我就越是甘願以膠黏的東西塗抹我自己。但是最奇怪的是這一點——我所描述的這心情似乎決不是我偶然才有的事，而却是我底永久的，我底正常的情形，所以既不是一個弱點，也不是一樁惡行。所以我漸漸一點都不想克制我底這個短處了。真地，事情已經到了這程度，我幾乎相信（我差不多可以說，我完全相信）那便是我正常的情形了。然而其初——就是在事情底初開頭——我却因為與我底弱點相抗爭而忍受了可怕的苦痛，因為我不能使自己相信別人不是和我一樣的情形。然而我把這事實當作一個秘密暗藏在心裏，因為當時我覺得它可恥，就是現在也覺得它可恥呵——是，覺得當我回想起（就是說）在聖彼得堡的一次污穢的夜間的宴樂，並且承認我再一次作了污穢的行爲，但是已經作了的決不能取銷的時候，而感到一種不可思議的，異常的，卑鄙

的滿足這一點可恥。我時常想起這些宴樂而在內心裏祕密地流涎水，並且玩味着這些回想，直至它們底苦味變成一種下流的，該咒詛的甜蜜，隨後又變成一種真正的，確實的愉快之感。是，我說愉快，愉快。我堅持這末說。我常常和我自己說，我極願意知道知道別的人們是否也有同樣的愉快。然而，首先讓我向你們說明那愉快是在什麼地方罷。那就在對於我底墮落的一個清晰的意識上——就在我已經到了絕路，並且全部的事情是卑鄙的，而且不能不是這樣，並且從那裏找不到逃路，並且我要變成一個不同的人是不可能的，並且，即使我還存有要變成一個不同的人的十足的信念，我也不願意變成，我倒寧願在這件事情上毫無作爲，因爲經受這樣一番變化在我也許不合算這一個感覺上。要點是，人以爲這程序是爲敏感底永久的，基本的法則，以及由那些法則底作用發生的慣性所決定；所以人決沒有變更它，也決沒有動它一指頭的可能。因此可以斷定這事實，過度敏感使得一個惡徒越發兇惡下去，如果他真正知道他是一個惡徒的話。……然而，夠了。你們了解我所說的一切嗎？你們能向我解說我底愉快是由什麼造成的嗎？

不；我要自己來解說的。我要把這事追究個水落石出，因為我已經拿起筆來寫了。

我是極度神經過敏的。并且，沒有一個駝背，沒有一個矮子，能比我更好憤怒和冒犯。要是我偶然挨了一個臉光子的話，我却始終是高興的呵！是，我最鄭重地說，我因為挨一下打而感到最大可能的滿足——有無可如何之感的滿足（因為一個人總是在絕望中尋覓他最榮耀的瞬間，尤其是當他承認他決不能從所佔的地位引退的時候）。是，一下打擊，祇有一下打擊，才能使人完全不意識到他所被塗擦的油脂。然而，雖然我不好吵鬧，我却不但（一件越發可恥的事情呵）往往犯了實際上並沒有犯的過錯——我可以說祇是由于自然法則起作用而犯罪過；而我也往往是個找整扭的人。第一，我時常犯這樣的過錯，我以為我比我所接觸的任何人都更聰明一些。我底癡氣往往就是這個樣子。雖然，有時候——你們相信罷？——我對這一點覺得抱歉。總之我知道我平生寧願把人們看在眼下而不把他們看在眼中。第二，我時常犯這樣的過錯，即使我靈魂高尚，而這種能事除了

使我因爲意識到就是有它也完全無用而苦惱之外，不曾爲我作了什麼。我從不會用那高尚作了什麼，原因是，雖然一個觸犯者很可以使我順從自然法則，而要寬恕和姑息自然法則是辦不到的，同時，儘管那些法則存在，侮辱依然還是侮辱。所以，縱然我能夠完全不慷慨，並且能對每個惹怒我的人報仇，我也不能真地對這般人們報仇，原因是，十之八九，我畢竟就不能下決心實行任何既定的行動程序，即使我有能力實行。我爲什麼這末不能下決心呢？關於那一點我要說一兩句話。

三

人們都能報復一個加害者，並且，一般地，都能防護他們自己——他們是怎末樣的呢？那祇能想像是，一時，他們整個的人爲一種報復的要求所支配了，並且暫時他們底內心裏沒有別的成分了。這種人像一頭裝飾着低垂的頭鬚的瘋狂的

公牛似地直奔他底目標；除了一面石牆而外什麼都擋不住他。（順便說一下，這般人們——就是說，自立的人們和實行家們——並不願意碰牆不碰牆。對於他們一面牆並不是轉向一邊去的一個託辭〔像對於我們，有思想的人們，因而就是無所作爲的人們這樣〕；它並不是轉開這條路的一個託辭〔一個大概無人——連他自己也不——相信，但是他仍然感謝的託辭〕。不，他們不過在牆下站住。對於他們一面牆意思就是鎮靜的，真正決斷的，最後的，甚至神祕的東西。……但是關於牆以後再說罷。）我不認爲那樣一個自立的人是生他在地上的溺愛的母親，造化，所要他那樣的真正的正規的人。然而我却極盡發怒的能事地嫉妬這樣的一個人。誠然，他是愚鈍的——然而正規的人也許是愚鈍的也未可知。實在，你們怎末知道他底愚鈍不是他底一個最優點呢？不管怎樣我一天天越發堅信我底猜疑不錯，若果他來和正規的人——就是說，敏感的人，不是出生于造化之腹，而是出生于化學用的曲頸蒸溜瓶的人（這事有點近乎神祕說——是一件連我也懷疑的事）相對照——這出生于曲頸蒸溜瓶的人往往如此地自信他被底對照者，實行家，

所超越了，以致他，不管他底敏感，與其說把自己視爲一個人，毋寧說視爲一個老鼠。實在，是一個很敏感的老鼠（他會向自己說），然而仍然是一個老鼠呵；反之另一方面却是一個人，所以，等等，等等。最重要的，是他——他，敏感的人——由于他自已底意思而自稱是一個老鼠。他並沒有請問他人對這事的意見。這是一個重要點。其次讓我們在行爲上觀察這老鼠罷。例如，假設它遭受一個侮辱（它差不多常常受侮辱），并且它要報仇。又或者它底心裏所懷的惡毒要比天然的真正的人大得多。是，一種下流的，抑制不了的，要報復觸犯者的願望在那老鼠底心裏也許比在天然的正的人底心裏更下流地增長着，因爲後者底生來的愚鈍會使得他不過把報仇視爲公正，然而那老鼠也許就很可能帶着它底過度敏感否認這公正底存在。最後我們便輪到行爲本身——輪到實際的報仇的行爲了。這時候這不幸的老鼠會由于疑惑和疑問而在它周圍原有的侮辱之上加上這樣一些別的侮辱——它會在主要的問題之上加上這樣一串更解決不了的問題——以致它不知不覺地在它周圍集攏了一個滿是誤會和激動的，注定的難境，并且，最後，那些